

2009 中国年度 杂文

蒋子龙《2008年的尴尬》

崔永元《写给小人书的文章》

吴 非《告诉孩子们，这里发生过什么》

徐怀谦《文化开始大跃进了》

龙应台《有没有时间革命》

沙叶新《翻脸不认人》

洪 晃《革命就是不请客吃饭》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2009 中国年度 杂文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中国年度杂文/ 刘成信, 王芳主编; 《杂文选刊》编辑部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0.3

(2009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822-7

I .2... II .①刘... ②王... ③杂...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5982号

2009中国年度杂文

主 编 者 刘成信 王 芳
责任编辑 文龙玉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 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杜 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4822-7
定 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寻找《野百合花》们（序）

刘成信

《2009中国年度杂文》最后定稿的时候，长春市下了今冬第五场中雪。那雪花，绵绵不断，不是那种扬风驾雪的样子，而是一种后劲十足似乎天空的雪层很丰厚，像永远落不完。

仔细地阅读这近二百篇杂文，思绪似乎与室外那悄声飘落的大雪衔接到一起，倏忽想到过去的一组镜头……

1992年，也是个飘雪的日子，在书店发现一本名曰《野百合花》的书，翻开一看，那是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三十三位作家的九十二篇杂文，计三十二万字，印数为两万七千册。

此书收录了哪些作家、都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我急切地翻阅着、寻找着——

王实味等五位在延安时期遭批判的杂文；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杂文；冯雪峰等右派们的杂文；邓拓等“三家村”的杂文。

回家，置于案头，读了一遍又一遍……

两年后，走遍曾经过的大小书店，再也寻找不到这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书了。

十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名曰《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的图书，第一版首次印刷一万册，次年第二次印数又一万册。

六年后，书店里再也寻找不到这部书了。

2009年秋，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这是一部遴选六十年间四百多篇作品九十六万字的杂文集（上、下两卷）。一个邮售部门两个月邮售近五六百部。有数十位读者是一次性邮购二至十部。都说国人读书平均一年不过两本，这一奇特“风景”可谓之另类。

漓江等四个出版社出版的“年度杂文”每每年也都售罄，优秀杂文集不胫而走，已成为国人阅读之常态，这表明了一些什么？似乎应深长思之。

一边是寻找不到优秀的杂文图书，一边是出版社、书店的书库尘封大量无人问津的图书；一边是纸张生产供不应求甚至需要进口，年年涨价，

一边是积压书库的图书源源送到纸浆厂。这不是一个怪圈吗？

怪也不怪。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几家出版社出版过杂文集？有几家报刊曾开辟杂文专版、专栏？不妨到书店走走逛逛，不妨到街头报刊亭浏览一番，充斥于纸媒的文化垃圾有几多？

2009年杂文，称其“风景这边独好”也许不为过，我们原选出二百三十多篇，经过几遍筛选撤掉四十余篇。这一年度的杂文可用“籽粒饱满”来形容，既有深度又有力度的杂文比比皆是；“六新”即选题新、角度新、构思新、形式新、语言新、题旨新的杂文所占篇幅也较多；常规杂文、非常规杂文和荒诞杂文并驾齐驱，几乎各占三分之一。

杂文转暖。

我们强调，假如一篇杂文的思想分量不够，再讲其他就无多大意义；而虽思想分量重却无多少文学性和可读性亦不可取，因此，就整体讲，本年度值得反复吟诵的作品不少。关注腐败问题，是近些年来杂文的热点之一，本年度此类题材更向深度与广度开掘，使作品更有其反腐的力度，尤其是公权力的寻租和司法腐败，更能触及国家的痛点与民众的生命价值取向。《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警惕贪官“先打窝后钓鱼”》、《杭州飙车案，恐惧与愤怒并驾狂飙》、《对制度来一次“开胸验肺”》、《王立军打黑》、《钓鱼执法中的官匪比土匪厉害》等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腐败尤其是公权力与司法腐败已经猖獗到公开化和白热化的程度。反腐斗争几十年，腐败源仍有增无减，腐败手法五花八门，腐败分子层出不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对此，国人或观望，或艳羡，或失望，或忧虑，或愤慨，或痛恨，杂文作家代民众呐喊、抨击，已成当今杂文创作的主旋律。

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也能昭示未来，只有不忘历史教训，让未来永不重蹈历史覆辙，才是民族与国家兴旺的动力。《告密的类型》、《十上公车，始博一第》、《不必牺牲，你们走吧》、《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等都从历史现象中总结人类每向前一步都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对此，国人往往不经意或故意忘掉。作者们忧心的是，健忘的民族总有一天还要陷于灾难。

2009年，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许多作品对此表达了痛定思痛的追问与反省，《命运交错的人生关口》、《我的“5·12”反思录》等篇什与去年汶川大地震期间的杂文遥相呼应，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大学里的“大楼”——为祭奠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而作》和《统计遇难学生数量比搞地震旅游还难？》都一针见血地对某些政府不作为进行严厉的谴责和批评，这是去年大地震期间杂文的延伸和后续，尖锐而沉重，掷地有声。

教育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大事，教育攸关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与命运。近些年来，教育已成国人诟病最多的众矢之的。本年度批评教育的杂文比任何一年都多且尖锐，对教育部不断出台的逆社会规律的“措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鞭挞。《大学债务全社会承担，凭什么？》、《世上已无蔡元培》、《大学校长的蜕变》、《总理知错即改，教育部门岂能无动于衷》等作品，既有对政府的严厉批评，也有对教育制度不合理的指责，尤其是教育部的失职与不作为，杂文作者几乎是抗议！教育不仅关乎一代人的素质提高，更是千秋万代人类的文明大计，谁在教育问题上瞎指挥不作为，都将是不可饶恕的历史恶行。

2009年的杂文还反映出民众对民主、对国家公权力的关注，他们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某些素质与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担心与不信任。《看代表委员一年一度的“PM”如何进行？》、《漫议“呼噜委员”》、《“铁岭老弟”对话“石家庄老兄”》等对个别代表委员的不称职做出尖锐的批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应是代表民众参政议政的精英，可是，现在的一些代表、委员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天职，他们张口闭口参会是“领精神、汇报工作与生产、生活”，哪里还有议“国是”、讲“民生”的使命感？

本年度仙逝三位大师。《钱学森：一个懂得拒绝的人》、《当巨著合上时我们才翻开》、《没有“大师”的日子怎么过》等许多杂文对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的哀婉悼念，折射出杂文作家们对多年出不了大师以及对大师曾经造成的悲伤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与反思。这个题材是往年的杂文鲜见的，它们，为读者带来许许多多的思绪与反省。

我们的文学艺术究竟是丰收还是歉收，究竟是精品愈来愈多还是像有论者指出的“俗、怪、滥、低、捧”大摇大摆地受到一些媒体的追捧？《鲁迅走开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资源枯竭型作家的现实选择》、《应赛教育：艺术早衰症》、《文化开始大跃进了》、《相互按摩各享愉悦》、《小沈阳，自虐文化的又一个范本》、《警惕小丑文化的泛滥》等集中地批评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教育及文艺演出中的弊端，特别是小品创作和表演的丑陋与庸俗，批评近年来小品愈来愈格调低下，其对文化的亵渎不能不引起重视。我们的文学艺术向何处去？让有良知的文艺批评家们发言吧。

文学艺术各有各的特质与社会功能，但是，我认为像优秀杂文这般能启人心智，认识社会，反思历史，且篇幅又短、阅读费时不多，与那些洋洋几十万字的小说、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比起来，杂文的潜移默化更有其无可代替的优长，这便是艺术魅力使然。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年度许多杂文的文学性比较突出，作者根据题材

的需要和能够展示的艺术空间,调动多种形式使其艺术构思更巧妙、更精彩。《〈皇帝的新装〉续篇》、《司马光砸缸之后……》、《火烧葫芦庙》、《网络时代的孔融让梨》、《武松打虎后记》等故事新编,情节新颖,引人入胜;《一只没有素质的羊》、《东郭先生和狼》、《安全文件的自白》等寓言式作品既有故事又生动活泼,不分男女老幼都会饶有兴趣地阅读;还有书信体、寓庄于谐体等其形象与形象性突显,这类荒诞性杂文给人以亦真亦幻之感觉,但又都是人间现实生活的体现。

《别了,纪委曾书记》、《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的可行性论证》分别是两位杂文作家孙焕英和瓜田的作品,他们擅长寓庄于谐的手法,从标题到全文,从题材到语言无不调侃、幽默;虽是严肃的内容,但毫无低俗之嫌,只是惟妙惟肖地画出了贪官污吏的幼稚、无知、贪婪、丑恶的灵魂,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感知这些败类是多么无耻与可恨!

2009年的杂文作者名单中,出现了更多我们不曾熟悉的面孔,这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类似,当年,一些现代作家的名字逐渐隐退,淡出杂文书刊。案头这部书稿中陌生的作者几近五分之四,这让我既高兴又有一丝怅然之感,杂坛沙场老将搁笔的搁笔,仙逝的仙逝,同我们选编十年前的“年度杂文”作者名单有太多的变化。这也是自然规律,老者已矣,新一代又成长起来,他们的作品正在成熟中……

不要让人们总在寻找那些经典的文化美食而徜徉于书店与图书市场空手而归,不要由于掌控某种媒体便按自己的好恶让民众的精神食粮任意荒芜。在启蒙民众,建设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过程中,对文学艺术,决不可厚此而薄彼。一个决策者,可以有自己的好恶,可以有自己的偏爱,但对民众的需求,断然不可以自己的口味来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出版社还是报刊老总及其他媒体的总管们,都应该懂得,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今,网文已深入人心,互联网的杂文方兴未艾,这一个大群体不仅创作出了优秀杂文,而且大批新秀在不断涌现,这,便是杂文的希望。

雪停了,天晴了,然气温骤降,严寒到了。不过,距一元复始的2010年元旦和春节也不远了,转瞬,北方又春暖花开开了。这是大自然规律。历史的长河奔腾于昼夜,时代的脚步永不停歇,这是历史与时代的规律。两千多年来的实践,明明白白地书写了这一切,告诉人们:唯顺应其规律者是俊杰。

杂文这个精灵,正是在顺应社会规律的生态环境中,成长、壮大、成熟。

目 录

寻找《野百合花》们（序）	刘成信（1）
经不住三句问	冯日乾（1）
司马光砸缸之后	新 晨（2）
2008 年的尴尬	蒋子龙（3）
总统需要神话	蒋子龙（5）
把明白人弄傻与把傻人弄明白	阮 直（7）
礼仪文化的历史远影	邵 建（8）
写给小人书的文章	崔永元（10）
徘徊于奈何桥的亡灵	魏寒枫（12）
《皇帝的新装》续篇	王晓渔（14）
华盛顿的樱花	李 劫（15）
我的证婚演说	孙绍振（16）
译古文看前程	亦无伤（18）
别了，纪委曾书记	孙焕英（20）
病人报时钟	悦 轩（22）
我的感谢信	曾德凤（23）
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资中筠（25）
归来泪满襟	周 济（27）
“三分之一”机关病	剑 锋（28）
“春晚”就是这样一只兔子	丁 辉（29）
官员坐公交的两种版本	游宇明（31）
文化开始大跃进了	徐怀谦（32）
一个穷人与国家的距离	刘洪波（34）

全城都找刘小三	郑成南 (36)
美国总统出缺记	张晓风 (38)
童话	陈丹燕 (41)
策划星空	陈凤群 (43)
火烧葫芦庙	陌 桑 (44)
幸福狗的遗嘱	段荃宸 (46)
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的可行性论证	瓜 田 (47)
机关气象预报	剑 桦 (51)
狐狸蒙冤记	尔 乐 (53)
应赛教育：艺术早衰症	孙煥英 (55)
翻脸不认人	沙叶新 (56)
过去的生活	王安忆 (59)
从正经到扯淡	陈四益 (61)
无数小老头醉醺醺地飞	刘 齐 (62)
勿以“过期纪念”圈禁鲁迅	朱健国 (63)
我们真的需要“道德超人”吗	张 勇 (65)
那些做不到的事	李敬泽 (67)
该管的和不该管的	徐怀谦 (69)
网络时代的孔融让梨	淬 元 (70)
告诉孩子们，这里发生过什么	吴 非 (72)
两难	朱大路 (74)
战争六帖	孙香我 (76)
向日葵的修辞史	孙玉祥 (77)
我打了警察一巴掌	汪 强 (79)
《不差钱》不该宣扬潜规则	秦 涛 (81)
交流	刘国芳 (83)
文怀沙背后的“大师解决法”	杨于泽 (85)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 (87)
聪明人各具风貌	冯日乾 (88)
扯淡比撒谎更堕落	阮 直 (90)
每天接馅饼	吴 非 (92)
小沈阳，自虐文化的又一个范本	魏剑美 (93)

330 和 160 的对话	郑渊洁 (95)
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	邵燕祥 (96)
“三公”消费是“敏感信息”?	沈 栖 (98)
这不是个数学问题	鸥 鸟 (100)
绑架父母的潮流	何树青 (102)
拔擢“猪哥勇”的“伯乐”该担何责?	潘多拉 (104)
八路军的帽子	刘 齐 (106)
有没有时间革命?	龙应台 (107)
考试营养液	吴晓波 (110)
大学债务全社会承担,凭什么?	笑 蜀 (111)
麻将哲学	牟丕志 (113)
看代表委员一年一度的“PM”如何进行?	孟 波 (114)
统计遇难学生数量比搞地震旅游还难?	笑 蜀 (116)
活下去是他们的权利	张 伟 (117)
愿动荡的课桌尽快找到安稳的家	张 伟 (119)
警惕小丑文化的泛滥	马 永 (121)
“区区”与“堂堂”	宋志坚 (122)
园长,您改叫老板得了!	刘雪松 (123)
一场谢绝欢庆的胜利	张 翔 (124)
平庸的恶	陈 榕 (126)
警惕贪官“先打窝后钓鱼”	姬建民 (127)
办公室定律	刘 屹 (129)
小沈阳埋葬了文化小品的时代	周志强 (130)
安全文件的自白	王国军 (132)
德先生、赛先生依然年轻	吴稼祥 (133)
相信是有前提的	阮 直 (134)
大学里的“大楼”——为祭奠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而作	获 园 (136)
我的“5·12”反思录	何雄飞 (138)
亲民的“事故”	徐迅雷 (141)
头文字 E: 仇富与公平	纹丝不动 (143)
踏上演艺化道路的经济学明星	陈 方 (145)
漫议“呼噜委员”	蒋子龙 (146)

开放日	秦德龙 (148)
两种“假冒”一根藤	宋志坚 (150)
官场生存指南	佚名 (152)
杭州飙车案, 恐惧与愤怒并驾狂飙	黎明 (153)
革命就是不请客吃饭	洪晃 (155)
我们所能做的	宋立民 (157)
大师之隐	秦德龙 (158)
采访“专家”记	李振海 (161)
谁给他电击的权力?	閻丘露薇 (163)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柴静 (165)
被打破的栅栏	李普曼 (167)
我见过那样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	古剑无锋 (169)
“铁岭老弟”对话“石家庄老兄”	温献伟 (171)
白云空载天一阁	王重旭 (172)
为何给墨西哥甲型流感奇迹男孩塑雕像	吴味 (174)
老姨妈的自豪	王跃文 (176)
鼓掌	王小妮 (177)
安息在这里的人	佚名 (179)
某城管队长致少林寺方丈的一封信	王俊亭 (182)
声音是一种霸权	阎晶明 (183)
核心人物是怎样炼成的	牟丕志 (185)
我差点成了英雄	孙少山 (187)
只有银行是一个例外	苏文洋 (188)
致假冒伪劣产品的一封“感谢”信	剑锋 (190)
三次班会	王立腾 (191)
我的愿望	閻丘露薇 (193)
赵本山式农民小品	古清生 (194)
论文、猪肉和知识分子	叶匡政 (195)
东郭先生和狼	皇甫一彪 (197)
随感录	王攀 (199)
相互按摩各享愉悦	陈长林 (201)
有一种……叫涨价	苏文洋 (203)

杰克逊报道终于没了道德洁癖	孟 波 (204)
没有“大师”的日子怎么过	毕诗成 (206)
和王跃进有关或无关的事	杜书福 (207)
足球与酒席	徐敬亚 (209)
恭喜, 研究生大跃进	王跃文 (211)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师	梁文道 (213)
“真 TM 黑猜想”的下一例	鄢烈山 (214)
世上已无蔡元培	从玉华 (216)
于颖拼死为了什么	王 安 (218)
我被就业了, 妈妈	王守泉 (220)
大学校长的蜕变	荻 园 (221)
贪官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锄禾午 (224)
对制度来一次“开胸验肺”	椿 桦 (225)
小监考官的“耳光”价值大于推广价值	周东飞 (226)
芝加哥的靴子	王周生 (228)
武松打虎后记	汪 强 (230)
总有一天, 我们会对马路杀手习以为常	陈 方 (232)
就事论事	陈四益 (233)
关于找妈妈的寻人启事	孙道荣 (236)
县长要拔牙	汪云飞 (237)
命运交错的人生关口	张 伟 (240)
论一座大楼的倒掉	佚名 (242)
说出心中的恐惧来	石扉客 (243)
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魏剑美 (245)
漫长的 1984: 窃听风暴结束了吗?	章立凡 (246)
掌声	柴 静 (249)
王立军打黑	王 安 (251)
学术大师怎能“打”过各路明星?	瓜 田 (253)
心灵没有感动, 眼里为何饱含泪水?	孟 波 (256)
我们为什么都想当神仙	马少华 (257)
总理知错即改, 教育部门岂能无动于衷	笑 蜀 (259)
不必牺牲, 你们走吧	魏得胜 (261)

“人”字最难写	陈世旭 (263)
咱们家“大儿子”赚钱有点狠	苏文洋 (265)
一只没有素质的羊	陈亦权 (266)
“马到成功”: 拍马大师访谈录	心 悟 (268)
只要还在教语文, “炮声”注定要隆隆	曹旭刚 (270)
“去鲁迅化”是隔一阵就爆发一次的癥症	胡印斌 (271)
一个国家应该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	柴 静 (272)
鲁迅走开了, 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萧 让 (274)
我被谁阉割了	孙少山 (276)
阅微识大	徐百柯 (277)
给医院送生意	王小柔 (279)
资源枯竭型作家的现实选择	朱铁志 (281)
钓鱼执法中的官匪比土匪厉害	徐迅雷 (283)
牌坊赋——题隆昌南关石牌坊古镇	魏明伦 (284)
说话的权利和说话的效果	马少华 (286)
十上公车, 始博一第	冯日乾 (288)
足球, 游戏乎? 政治乎?	罗灿辉 (289)
城里人与乡下人	毕淑敏 (291)
告密的类型	黄一龙 (293)
害怕监督的预算就是“国家秘密”?	潘洪其 (295)
从梁启超“打包票”到百万人报名“国考”	廖保平 (296)
为了纪念三位年轻的大学生	李 蕾 (298)
当巨著合上时我们才翻开	杨 健 (299)
钱学森: 一个懂得拒绝的人	刘铁石 (301)
激情下的谎言	王重旭 (302)
如何解决教育的积重难返	徐怀谦 (304)
想起了村杓晃的“土木系”	孙焕英 (307)



经不住三句问

冯日乾

人们常说小孩儿家“经不住三句问”，没学会撒谎而撒谎，或是受人指示说假话，三盘两问便会露馅，供出幕后牵线的。其实，大人也一样，即使是代表智慧之最的如来佛祖有时也经不住三句问。阿傩、迦叶二尊者向唐僧师徒要“人事”，未果，便以无字经书报复。事情闹到我佛处，佛祖却笑道：“我早知道，经不可轻传亦不可轻取，要点好处费也是佛之常情嘛；当年众比丘圣僧去舍卫国诵经，只收得些许银子，我还说他们卖得太贱叫后辈儿孙没钱使呢！”说完，才吩咐二尊者去传他们的真经。这可以理解为大人物的幽默吧。但要是唐僧追问一句：“如果二尊者继续向我们要‘人事’呢？”这就叫老人家也不好回答了。说“他敢”绝不可能，因为佛祖并不准备严管他的大弟子；说“你看着办吧”也不行，那就等于说可以送礼（事实上二尊者背过如来仍然坚持要“人事”）。当然，我佛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显出尴尬或是恼怒，他很可能会再玩一次拈花微笑的高招，叫你自己去悟。

天上地下确有许多事，经不住三句问。比如，近来有些地方的文件上有规定，凡属乱收费的，纳税人有权拒缴。乍一听令人振奋，政府部门给权啦，老百姓可以挺起腰杆顶歪风啦！但只要细想三分钟，又会觉着这“权”给得有点蹊跷。既然是“乱”收费，乱纪违法的“乱”，本来就有权拒缴，何需再来规定？难道在文件之前公民是“无权拒缴”，应该任其宰割的？或许有人说，来个明文规定不是更好吗？不见得。有些事，如果三令五申不管用的话，那么三十令五十申可能也难落实。你拒缴，孩子上不了学；你拒缴，车轮不得动；你拒缴，家属的病要耽搁。找谁？向上反映了，媒体曝光了，人家还是照收不误，怎么办？“拒缴”甚至还被宣布为“态度不好”，要“加倍处罚”，如之奈何？这种县官不如现管的大事小事，我们已见过不少了。

经不住问的事多不可怕，怕的是有一些你还不能问。记得那一回，央视的一个谈话节目，台上台下互动，气氛煞是热烈。有位小学生模样的观众站起来

发问：“既然吸烟有那么多的好处，为什么国家还让烟厂造烟？”刹那的惊异之后，所有人都笑了，最是女主持笑得爽和甜。满堂朗笑而无人作答，那聪明的小观众一定会很快明白过来：这问题是不能问的。唐僧乃得道高人，他没有不识相地向如来问主意，而是在尊者再次索礼时，将随身所带金钵孟乖乖献上，换得了真经。

许多现象于是冠冕堂皇而又稳稳当当地存在着。如何问倒这种不能问的现象，或者，至少能让人人都弄个明白呢？恐怕我们还得想想办法。

【原载 2009 年 1 月 2 日《文汇报》】

司马光砸缸之后……

新 晨

缸的主人：孩子啊，人你也救了，名你也出了，快把你的家长叫来吧！我那缸可是祖传八代的古董缸啊！

被救小孩家长：光光呀，砸缸的时候你咋不小心点呀，你看看，你把我们家孩子的脑袋都砸出血啦！

某水缸厂：司马光同学，你砸缸的壮举感动了我们，为了你在今后想救人的时候有缸可砸，我们决定无偿送给你大缸五十口。今后，只要你想救人，就使劲地砸吧！

某广告片：司马光小朋友手持小药瓶，一脸兴奋地说：“×补脑液，让我砸缸走向世界！”

某专利受理机构：“司马光”已被一家灯泡厂注册为产品商标。

某大学少年班：司马光同学，你已被我校“砸缸系”破格录取，请在接到入学通知三日内，携带学费白银一万两来我校办理入学手续。

某儿童教育专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危险是无处不在的，远离水缸，及早教会孩子游泳是每个家长必须考虑的问题。

某产品质量报社论：《顽童破缸，让伪劣产品提前曝光》

某高考作文：《砸缸，请给司马光一个理由》

某电视娱乐节目：周末好心情，开心砸缸秀！

【原载 2009 年 1 月 3 日《广州日报》】

2008 年的尴尬

蒋子龙

2008 年有句流行语：“中国有富翁阶层，无上流社会。”中国的“富豪榜”简直可以看做是司法机关的调查名单，光是有钱，精神品格却不“上流”，是社会的尴尬。在一个最有钱的现代社会，一场钱的风暴竟让世界头号金融帝国塌了半截，是世界的尴尬。这并非全是钱在惹祸，而是人祸。日前美国科学家断言：“2013 年北极无冰。”那将是地球的尴尬，看似天灾，实则也是人作孽。俗云：“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

但尴尬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民族，这是世界性的一种通病。法国总统夫人布鲁尼，年初回答媒体的提问时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萨科齐改造成一个文化人。”或许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即便是开玩笑也够厉害的，这不明摆着说萨科齐没文化吗？要在中国，你说谁没文化，谁都会跟你急。

中国名人则喜欢用大实话或幽默化解尴尬。香港电影明星成龙，无论在圈内圈外口碑都不错，前一段关于他有私生女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尴尬的事。社会上正不知真假的时候，他同样也是电影明星的儿子房祖名，见到了那个被传为是他私生妹妹的照片后惊呼：“像我像到死！”等于替他老子认下了，这一句大实话化解了爷俩的尴尬。歌星周杰伦前不久公开放话，将来跟他结婚的人，以后只能听他一个人的歌。立刻有人在网上回应：“现在都没人关心跟你结婚的人，是否就只跟你一个人睡了。”娱乐圈子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千万别把话说满，吹牛必尴尬。

再比如，2008 年山西出事不少，临汾一县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话说过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既是“高危行业”，为什么还争破了头要当官呀？这未免有点发牢骚卖乖的意思。“在鸡蛋上跳舞”，不

过是将鸡蛋踩烂，顶多脚下打滑，谈何“高危”？夸张得有些矫情。近日媒体报道，辽宁铁岭市市政府副秘书长竟有二十多位，快够编一个排了。可见当官不仅不是“高危”，还是很高兴的事。这是“卖乖”卖出了尴尬。

《中国青年报》载文揭示了官场中的另一种尴尬，在近年四十一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有三十六名被爆拥有情妇，占近九成。一名高官的妻子对记者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家属大院，如同一个寡妇村，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经典作家说，男女之间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官员们有权有势，成了这种战争的主力，而且勇往直前，常常是有去无回，制造了不少寡妇，或“活寡”。“两性战争”甚至能将庞大的欧洲央行置于一种尴尬境地，他们想不出别的高招，2008年竟发行了一套新版的欧元，破天荒地将妓女形象和相关的警示语印到了钱币上，用来劝阻乌克兰妇女不要从事性交易。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尴尬了。

其实，在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里，只要你留神，随时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尴尬。南京一家开发商，在新街口竖起巨幅广告牌，上写：“买一套房子，送一头奶牛！”这是哪儿对哪儿呀？房子跟奶牛怎么联系到了一块儿？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

云南急救中心的领导要求下面的员工要微笑服务，让群众有如沐春风之感。时间一长人们就养成了微笑的习惯，有一次，开120救护车的司机满脸堆笑地去拉一个受伤者，伤者的家属一看他竟然还笑，蹿上去就是一顿老拳，边打边骂他是幸灾乐祸、笑里藏刀！你说这顿打挨得冤不冤呀？再看售票员的尴尬，她管不了小偷，只好管管乘客：“车上的乘客请注意，下一站很有可能会上来几个小偷，请大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钱包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弄得公交车上的所有人都感到尴尬。

一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生活丰富多彩，无奇不有。做人更要宽和厚道，避免不小心让自己陷于尴尬之境。

【原载2009年1月6日《今晚报》】